

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

在同一面战旗下

邓贤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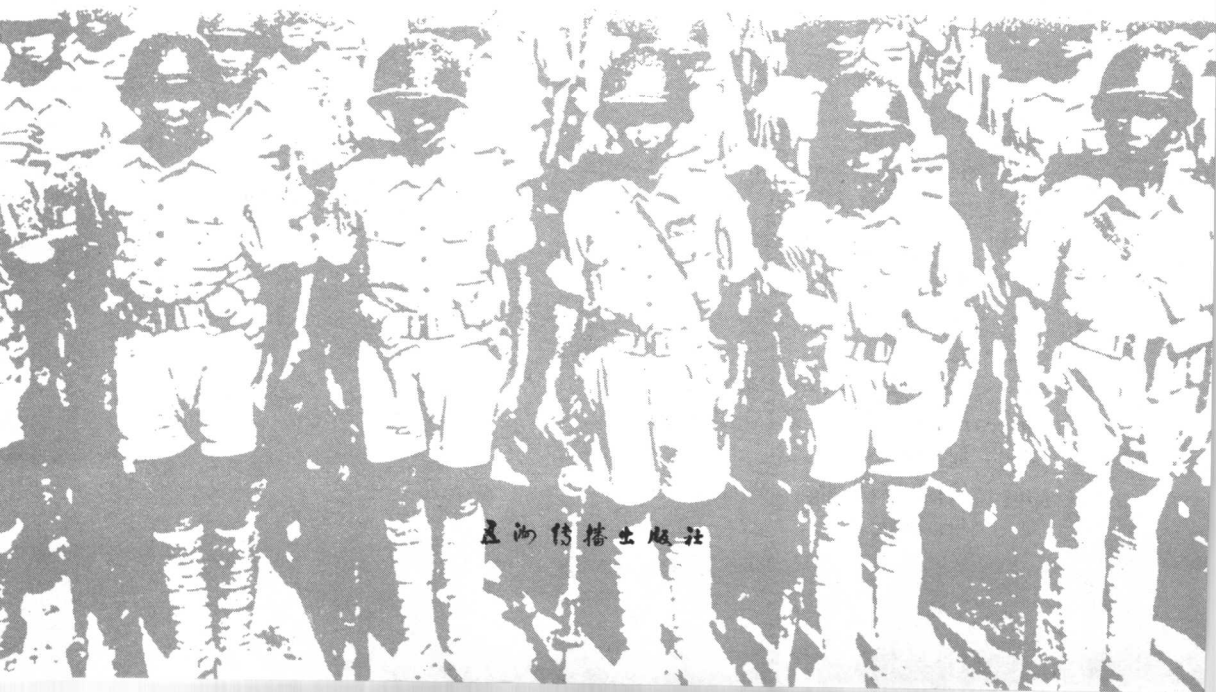


辽海出版社

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

在同一面战旗下

邓贤主编



星河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同一面战旗下 / 邓贤主编. —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5.6
ISBN 7-5085-0696-0

I. 在...

II. 邓...

III. 国民党军—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史料

IV. E296.93

在同一面战旗下

主 编: 邓 贤

责任编辑: 吴乃陶

装帧设计: 田 林

制 作: 北京尚捷时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莲花池东路北小马厂6号 邮编: 100038)

承 印 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965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0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7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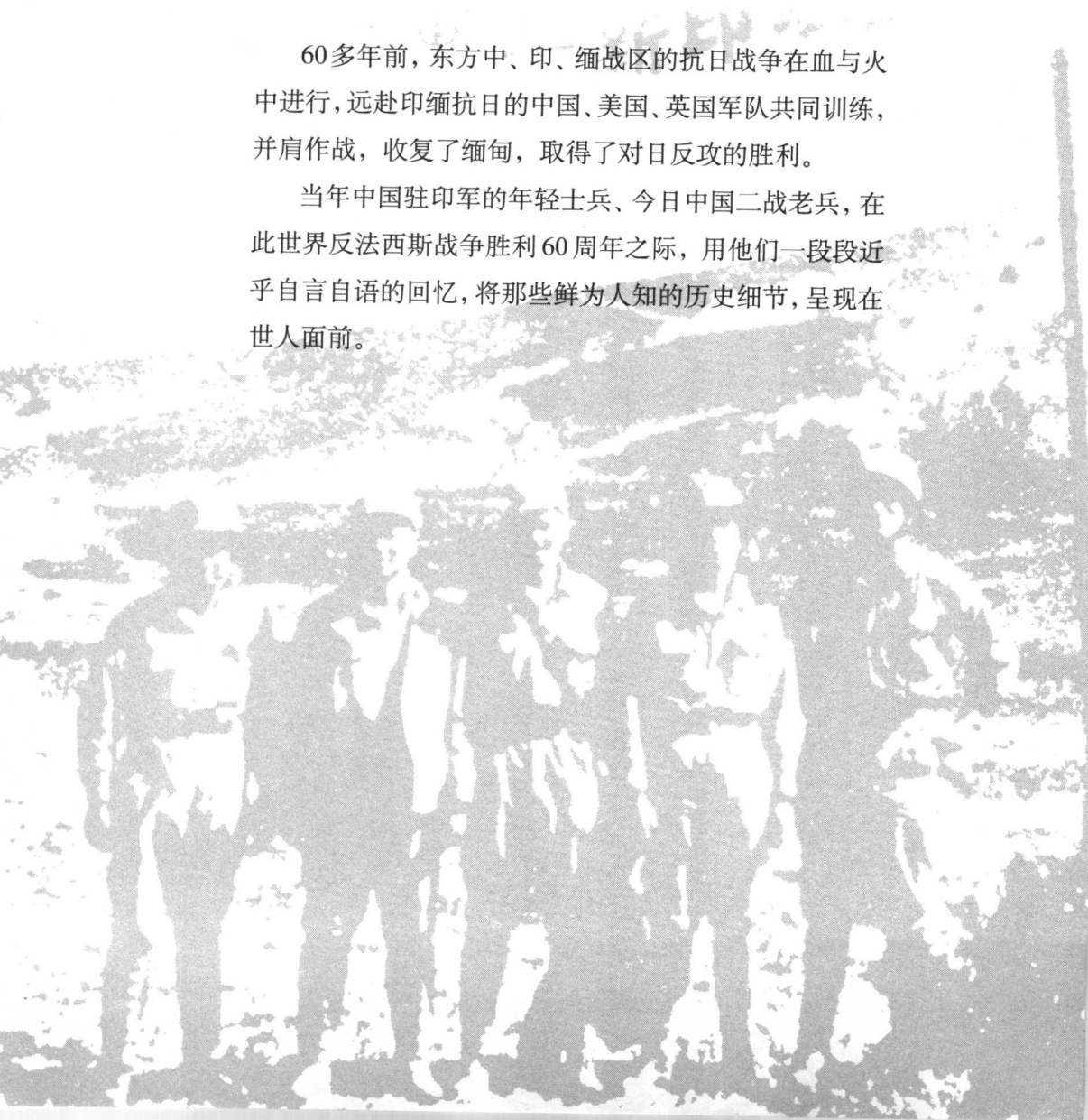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5085-0696-0/E · 11

定 价: 40 元

前 言

60多年前，东方中、印、缅战区的抗日战争在血与火中进行，远赴印缅抗日的中国、美国、英国军队共同训练，并肩作战，收复了缅甸，取得了对日反攻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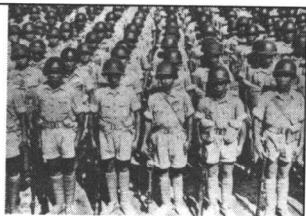
当年中国驻印军的年轻士兵、今日中国二战老兵，在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用他们一段段近乎自言自语的回忆，将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呈现在世人面前。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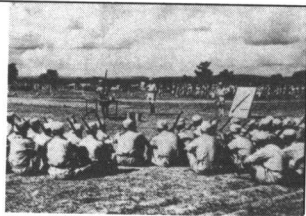
印度从军

- 邓述义 重庆参军第一人 9
刘定勋 印度从军 15
吴铭绩 通讯营纪事 20
高振镛 军营轶事 26
陈永益 从军的人们 30
胡冬生 远征日记 36
吴玉璋 峥嵘岁月 38
钟光钧 异国他乡的军旅生活 45
刘树瀛 我的美国朋友 49
刘拙公 难忘兰姆伽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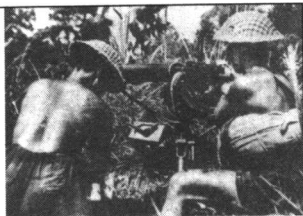
军训岁月

- 邱 枫 一腔热血为报国 55
丁涤勋 缅甸战场花絮 63
周明道 从军杂记 67
薛庆煜 我在印缅战场当军医 70
周文星 文星、武星、报国心 75
唐振文 我的远征之旅 85
黄书泽 在兰姆伽的日子 90



激战印缅

- 孟化新 偷渡南高江 93
潘克勤 激战南帕卡 97
刘绍东 索卡道之战 102
张祖基 征战缅北记 105
昌克中 缅北遭遇战 110
王汉忠 惊心动魄密支那 112
王大中 我带着 148 团打鬼子 115
师临先 亲历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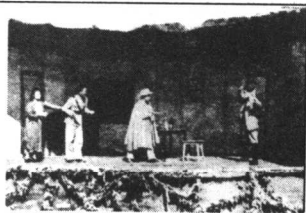
盟军友谊

- 李祚达 印缅战地纪事 129
黎永才 雷多·密支那·新平洋 136
孔详理 难忘生涯中特殊的朋友 142
李德润 战争年月 145
李安澜 远征忆事 148
马家仪 从军记 152
王楚英 史迪威二三事 159
贾毓琦 48 医院的“沙尔基” 165
陆涵玟 中国兵与美国盟友 169
汤毅强 翻译：盟军桥梁 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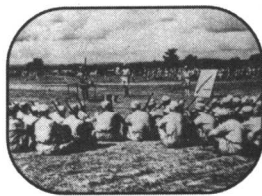


战区杂记

- 黄跃中 那一年，我十九 179
王伯惠 我在印缅工兵营 183
王瑞福 飞越“驼峰”之后 187
黄隆炽 我押鬼子修公墓 199
苏先功 我的翻译官生涯 203
王家鼐 远征岁月 206
王廷驹 救国雄心 210
周健铭 战地印象 214
李九龄 打回祖国去 216
何恩波 舞台 220
江天一 一些串起的点滴 225
苏子良 趣味生活 229
杨毓骧 忆往昔 233
李铁椎 远征行 236
徐文 难忘密支那 241
欧阳振 耄耋之年的回忆 245
杨义富 从军抗日 248



印度从军



重庆参军第一人

邓述义（中国驻印军独立战车第五营士兵）

我老家在湖北武汉。1938年武汉沦陷，我随父亲迁移到陪都重庆。由于父亲是武汉裕华纱厂老板，家庭条件自然比一般人家优越。但是战火之下，人人都无安全感可言。那时的重庆也时时被日机轰炸，在一次大轰炸中，三姨妈一家全被炸死了，只剩下大表妹穿着孝服住在我们家。我没有见过死人，但见到了大表妹心酸的泪水！躲在防空洞里的人也并不安全。我记得有一回，日机炸了好久也没离去，防空洞里闷死了好多人。听拉车的佣人说，收拾尸体时，光是金表之类的金银细软就装了好几大箩筐！尸体埋在河边上，涨水时一冲，就顺江而下，江面上满是死人！

我那时正在位于重庆南岸黄角垭的博学中学念高三，家里的纱厂时时成为日本人的轰炸目标。重庆如若不保，再往哪里退？！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容纳和养活那么多的人了！

1943年12月，我和好友卢乐礼（北方沦陷区人）在他叔叔处（他叔叔为当时国民党军医处中将处长，熟悉参军的情况）摸清状况后，径直向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机关，向卫兵讲明来意，要求见长官。不久，一名上校接待了我们。同我们谈了许久之后，拿出本子让我们先登记。我抢先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成为战时陪都第一个报名参军的学生。

那时国内还未提倡学生参军。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战争过后，还需

要人来建设家乡。学生如若从军，战后谁来重振中华呢？但祖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很快，报上刊出了大幅的头条，让学生们响应号召从军抗日！一时间，投笔从戎的热潮席卷了山城。母亲整日在家哭泣，父亲和校长不时相劝，但我的心已经飞向了印度。

1944年元月，我们终于出发了！在昆明的机场里，美军重新安排了一次体检。美籍医官全是笑呵呵的，他们发给每个人一张体检表。检查完一项，若是合格则在对应栏内用铅笔画上个勾。我在行军途中患了角膜炎，两只眼睛红红的，当然检查不合格！怎么办呢？难道要在这里打回票么？想了一下，我撒腿就往机场外跑，找到文具店，抓起铅笔画了一个勾。勾是有了，但体检也近尾声。正着急时，过了关的同学都喜滋滋地出来了。我发现他们的手臂上均印有一个蓝色的表示合格的图章，灵机一动，拉过一位同学油迹未干的手臂紧紧一靠，我也就成了合格者了！虽然字迹全是反的，但也没人注意，我就这样上了飞机。

抵达印度后，分到比哈尔邦的兰姆伽接受军训的我，被编入驻印军独立战车第五营。在各种科目的不同训练中，印象最深刻的，要数在通信学校学习无线收发报的那12周了。班上的同学来自各个营部，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多数人根本不懂英文，还需要从ABC教起。第一节课下来，美国教官就吃不消了，苦着一张脸把这重担交给了翻译官。第二节课下来，翻译官也吃不消了！见我英文还勉强过得去，他干脆把这担子移交给了我！

我辛苦了10天，终于有了成效，原本连ABC都弄不清楚的同学终于能识得简单的英文单词了！课程得以顺利进行。美国教官就同我比较熟了。他们俩都是20来岁的军士，一个是络腮胡William-Slides，一个是大个子Henry-Camp。络腮胡看我圆满地完成了教授字母的任务后，高兴地送给我两盒“Pall Mall”双狮滤嘴香烟，俨然成了好朋友。课间的时候，也就常常坐在一起聊天。虽然我的英语有些蹩脚，连比带划竟也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大家都希望战争快些结束。同样都是学生参军，他们的军饷是每月100多美元，花不完的就寄回家。而我一个月却只有24个卢比（折合6美元），有时还得靠





学生兵

家里接济。但他们讲起买东西，却是苦着一张脸。美国的大兵几乎个个都是酒鬼，有时为了一瓶白兰地，要他们拿枪来换都成！部队里为了控制他们的饮酒量，每人发给一个小本子，规定一个月只能够有多少“购物点”。某些特定的东西，像酒，就要凭点来买。买了东西，就从本子上将点扣除。一个月如若只有100点，一瓶白兰地就要花去四五十个点。因此当时的美国士兵几乎都要从另外的渠道弄酒喝，有从当地印度人手里买的；也有从中国兵手里买的（中国兵买酒不凭点）。若是没有酒，他们玩起来就没有那么开心。

学习结束之后，我们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不幸的是，我在军旅途中不小心将其丢失，实在可惜！

空闲时，我们常常三三两两约好到十来公里远的小街去买东西。遇上了车就搭，要是没遇上就步行。有时正走着，就有一辆车在面前停下来，车上的美国兵招呼到：“Hello! Can I help you? Where are you going?”（好啊！我能帮上忙吗？你要去哪里？）想到自己不用再走下去，我们高兴得欢呼起来，



回答：“We are going to market!”（我们要到市场去！）司机耸耸肩，大声说：“OK!Get up!”（正好！上车！）大伙儿便会吹着口哨跳上车！

1945年春末，我们由一位美军上尉领着，到加尔各答去取新车。到了目的地，就住在美军军营里和他们同吃同住。中国士兵习惯用的是一个大口盅加上一个汤匙。美军的伙食对我们来说就很不适应了，将牛肉粥、鸡块、沙拉和冰淇淋等倒在一个大口盅里，实在是糟糕透顶！为了照顾我们的习惯，就对中国士兵特别优待——允许分几次领取。

双方文化的不同，除了在生活方面有所体现外，还引出过一些小误会。

1945年夏动身回国时，部队里安排的是一辆卡车上，由一中一美两个士兵搭档，轮流开车。我的伙伴是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印第安那州的黑人，当兵前也是个高中生。我英语不好，他中文也只会几个简单的词。但我们连比带划地也交谈得很愉快！他告诉我，他打算以后当一名科学家。因为交流有些费劲，于是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干脆唱歌，唱一些如：《Old Man River》、《Old Folks at Home》、《Mississippi River》（《老人河》、《老人们在家》、《密西西比河》）之类的老歌。虽然绝大部分都是不和谐的合唱，但我们还是唱得

邓述义当年印度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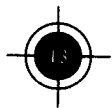





津津有味。有一天，听他唱过一段深沉而雄浑有力的歌曲之后，我接着唱起了福斯特的名曲——《Old Black Joe》（《老黑奴》）。唱到“I hear the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我听到那温柔的呼唤‘老黑奴’）时，他突然大吼一声：“Shut Up!”（闭嘴！）而且对我怒目而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见他怒气冲冲，赶紧不停地赔不是。他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却给我讲了一大堆道理，谴责我不应当侮辱他们黑人，话说完之后就板着脸不再理我。车队到昆明了，他也是冷冷地和我道别。我现在还没弄明白，他为什么要生我的气？《Old Black Joe》本是一首黑人歌曲，我想破了头也不知道那里有侮辱黑人的意思。真希望何时还能再见那黑人朋友一面，以冰释前嫌。

这样的误会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在打打闹闹中度过的。有一次我的车在下山时出了毛病，放空挡滑下坡之后，就停在路中间不动了。我下车检查时，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喇叭声。回头一看，有好几辆美军军车被挡了道。就在我请老乡帮着推车的档儿，有一个美国大兵像是等不及了似的，张开嘴用英语在一旁唧唧歪歪地骂开了。等我推开了汽车，不甘示弱，也用英语骂开了。那美国大兵立马熄了火，跳下车向我走了过来。我才1米72，而他却有1米90左右，简直像头大熊！他走到我面前，只是伸出了右掌，按着我的头，向下一使劲，就让我摔了个大跟头。我刚爬起来，他就又来那么一下。三五次下来，我就只看见周围的东西都在晃动。围观的人和美国大兵也都在哈哈大笑。我抓住一个空子，一下子往外跑去。回到车上提起了冲锋枪对准了美国大兵，子弹上膛。这一下，他笑不出来了，愣在一旁。但随即又面带微笑地两手高举摇晃着连连对我说：“顶好！顶好！”我看他笑得真假，就只用枪头在他屁股上狠狠戳了几下，大喊一声：“Get away!”（快走！）他如获大赦般赶快跑回车上去。车子开动时，居然还伸出脑袋，嬉皮笑脸地向我招手：“Bye bye!”一场喜剧就这样收了场。

还有一次，汽车在山峡抛锚了，呆了三天，还不见援兵的影子。我与助手两人，想来想去，忽然想起离这里不到100公里有一个美国人的汽车修理





厂。于是我搭车前往求援。到了门口才想到自己的英语水平很差劲儿。自我介绍时说得结结巴巴，翻译官又不在，急得我满头大汗。当那位少校厂长问我车到底是什么地方坏了，我完全讲不清楚。只好把他拉到相同的汽车旁边，指着后轮轴中间的齿轮包说：“Some gear broke inside”（一些齿轮断在里面……），少校想了一下才说到：“OK! You may come here again tomorrow morning!”（好！你明天早上再来这里一次！）等第二天我到达修车厂时，美国人早已等在那里了。大车子拖进厂，没过多久就修好了。此事使我对我们的美国朋友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办事效率高，简单、认真、平易近人，没有繁琐复杂的手续和官架子。这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1945年，胜利之后，我们在距离雷多小镇约40公里的地方扎起营寨，等待回国。虽然是住在大森林的边沿，但原始森林的恐怖我们还是见识到了。在森林的夹缝中有一条宽10米左右日照不足的深绿色小河，营里的炊事班就搭建在河边。往对岸看，参天大树密密排开，树间长满了三四米高的巨草，城墙似的密不透风！仔细看，可以发现密草丛中有一个大洞。当地人告诉说，那是象道，是大象为了便于饮水用身子拱出来的。这条通道也就成了野兽们喝水的专道，时常有各种动物到河边饮水，再原路返回。班长、排长、营长和老兵们不停叮嘱大家不许下河玩水，传说是河里有鬼。有个战友小福建（福建人），中等身材，很壮实，十分贪玩。仗着自己的好水性，一天吃过午饭就摸下水，一会儿工夫就没见了人影。河面上平平静静地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旁边有同学扔了根木棒下去，泡也没冒一个就沉了下去。仔细观察，原来木棒被那些纤细的水草缠上，越缠越多，死死缠在水下。像这样，不管人还是东西，根本不可能浮起来！小福建就这么被留在了水下，没能回国！

（邓述义口述 孙艳婷整理）





印度从军

刘定勋（中国驻印军宪兵三营士兵）

史迪威公路的起点——雷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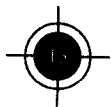
我们正式受训的地方在雷多，那里的营房还在建造中，两个分队轮流去工作，要用我们自己的手，建成我们生活的营地。队副说：“叫大家这样去工作，也是一种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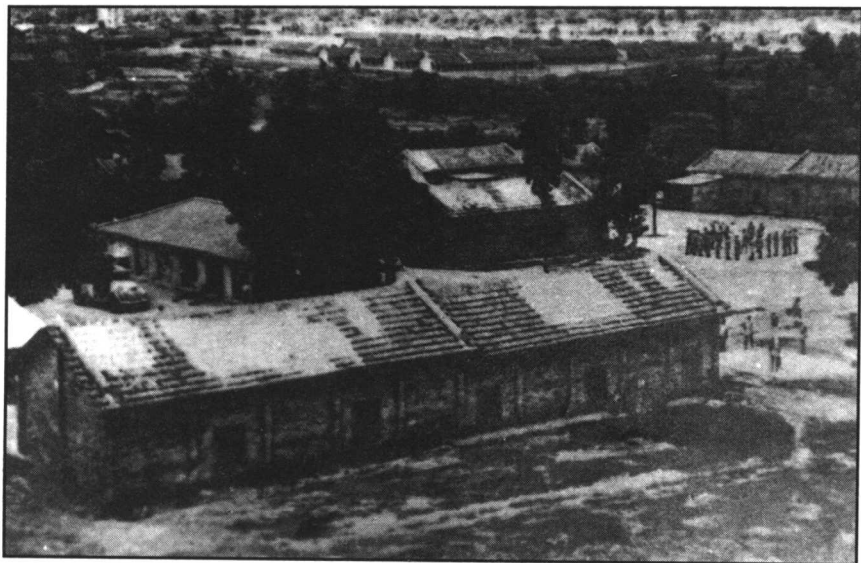
清晨的雷多，还在薄雾的笼罩中。我们在一片场地上工作着，用圆锹和钻孔器等挖掘泥土，立起一根根木柱，绑成架子来搭帐篷。先把篷布打开撑上去，绳子拉紧拴在柱子上，四周围以厚篷布，便搭成一间小房子样的帐篷了。再在里面用竹木造两张大床，外面四周挖好排水沟。像这样的帐篷，全营共有30余个，要求我们在几天之内必须完成，所以工作很辛苦。

一部由美国黑人士兵驾驶的大机器，开到旁边来给我们掘井。机器轧轧地发动，很快便钻掘了个深孔，装上抽水机，立刻便可抽水了。这样迅速的工作，简直使我们惊异。附近有两部开山机在推平一个土丘，一些大小树木，被连根推翻，当时觉得机器的力量真伟大。

三分队去雷多工作时，我们便到附近各处空营地去找用具等什物，如木马、铁杠、篮球架，及粗制的桌子凳子等，搬些回来运去雷多。因为我们需要这些设备，不必另外制造，到处都有遗弃的东西可以利用。这些都是远征战友自己所造，中国人有这种本事，能够手工制作各种什物，因陋就简地布置着居处环境。

雷多的帐篷立好后，我们便搬家了，两个分队先后上车开到新造的营房，分别住入各个帐篷。这里的环境，没有森林中那样清静了，日夜全是机器的喧闹声。机场就在旁边，不断地有飞机轧轧地起飞降落；公路上的汽车，隆隆的奔驰不绝；火车站有列车哗啦哗啦地离站或到站。此外还有那工作着的开山机的叫声，转动着的碎石机的响声，各种机器的声音，构成一组宏大的





军区之一角（兰姆伽训练中心）

交响乐。到了晚上，各处的发电机彻夜开着，机场的大探照灯不停地四下照射，禁闭室围墙上的许多电灯通宵不灭，车站上有红绿色的灯光，四处有汽车的灯光，动的灯光与静的灯光，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雷多成了不夜城。

我们的任务是要建两个大的礼堂、教室，这是项很大的工程，必须赶在年前造好，所以我们晚上也必须点着马灯轮番工作。我们从来没有造房子的本领，但让我们自己吃惊的是，我们竟在年前的10天中全部完工了。

国际宪兵

两个月来紧张严格的受训，终于就快结束了。我们的身体变得矫健，行动生龙活虎的，一切操作都已很熟练。一天，有位美国军纪督察官来营参观，大队长引他看了我们的内务和操作后，到教室给我们讲话。这位蓄着短须，态度十分严肃的少校，所讲的话很短促，他说：“我训练过很多军队，但没有看见像诸位进步得这样快的。”

一位美国摄影记者来了，把我们操演的阵容，摄取了几个镜头去。